

第二十七期

荔风

主编:吕美均 李伟立 副主编:顾明铁 叶进雄 李叶 黄德青 李叶 黄德青

依韵奉和纲群兄一首

感君雅意赞吾贤,愧领清风拂砚前。
萤雪空怀三志志,蹄涛难润九重天。

七绝·观海听涛

十里花堤一鉴开,鸢鸥逐浪帆帆来。
蜃楼雾日浮山醉,坐看壶天揽月台。

春涧野行

新涨溪声破晓空,石桥苍径杏花风。
云浮远岫青犹湿,鹭点寒波绿渐融。

七绝·江村

芦花深处是吾家,鱼跃清波雁叫沙。
忽听渔歌离岸远,轻舟一叶载烟霞。

题港珠澳大桥

水梁连数地,天堑变通途。
港澳同飞跃,中华绘锦图。

春分喜见龙抬头(新韵)

苍龙初醒恰春分,雨软风柔草色新。
耕牛驱牛翻沃土,一犁烟雨半犁云。

春分遇龙抬头(新韵)

春分二月喜同门,万物昭苏瑞气新。
且看东方龙起舞,神州圆梦耀乾坤。

农耕新象

春耕难觅旧犁耙,但见机轮卷土沙。
阿伯倚锄评巧械,田园续梦绽金花。

罗城井畔重咏黄廷圭公

清泉犹记使君贤,一脉廉风五百年。
解印非关松菊约,辞金独守雪霜坚。

清明忆亲

袅袅香烟绕墓前,银花燃放震云天。
儿孙肃立坟前拜,追忆椿萱泪泫然。

仙娘谷怀想

天然美景醉同侪,应慕仙娘爱谷幽。
负氧游离舒万象,花冈石上洗清流。

金秀篝火晚会试跳竹竿舞

灯如星斗客情浓,竹节铿然启复重。
银佩响催云鬓转,朱弦遥应舞腰从。

春韵含香

桃蕊初开映日红,柳丝摇曳舞春风。
含香小径寻芳客,尽在烟霞烂漫中。

前排采风(新韵)

李树含苞入画屏,小桥流水伴人行。
乡间景色同舒卷,一路清风一路情。

七绝·莽野

崖上青松垦下花,春风使得共繁华。
探秋一度寒霜降,将教同天见落差。

沿河赏花

千树繁樱缀锦华,东风馥郁岸人家。
落英遍地催春老,只为明朝果满丫。

颂洗太夫人

洗太英名万古扬,三朝护主永流芳。
锄奸除害安南越,无限精忠卫国疆!

思故人

独坐阳台夜色侵,风牵远恨入孤襟。
何堪再忆当年梦,此向明途抱素心。

七绝·春到南清

日暖风轻柳色新,南清十里尽芳春。
莺啼燕语花含笑,满目生机醉路人。

七绝·春到观珠

春风浩荡到观珠,万亩奇楠翠色铺。
绿树清芬凝紫气,粤西胜境世间殊。

仙娘谷(顶针格)

仙娘谷里泡山泉,泉水清凌映碧天。
天上白云缠玉柳,柳丝弄影醉神仙。

七绝·寒食感怀

又逢寒食雨绵绵,触目残阳泣杜鹃。
千古伤情唯此日,一杯清酒醉坟前。

御湖公园散步记

任教时光不再有,师生欢乐梦中邀。
如今学子读书热,我在湖边独自摇。

水调歌头·茂名春早

碧海抱城郭,荔火映春畴。谁言油城烟老,绿塔焕新流?
巨舸博贺吞吐,智轨广湛飞度,百里起云楼。

白鹭湖春行

千载文踪续墨缘,刘郎曾此驻吟鞭。
一湾碧水涵春色,几片青山带晚烟。

清明偶过崖山

清明雨色入苍茫,偶过崖山谒战场。
万里腥烟沉碧海,千秋气节仰斜阳。

赞小镇沉香

小镇奇楠树,美誉冠四方。
雕成龙凤器,焚罢月华堂。

丙午清明有怀

纸灰作蝶舞轻柔,坟畔啼鹃带血讴。
一别音容成渺漠,几回魂梦到松楸。

行香子·化橘红采风

春我相邀,橘我相瞧。采风客、笑漫山腰。
绒球雾绕,琼瓣烟绕。看春多俏,人多乐,橘多娇。

西江月·听雨打芭蕉

雨打蕉音碎碎,风摇竹影悠悠。
鉴江潮起泛孤舟,烟锁浮山依旧。

七律·井冈山杜鹃

井冈山又映山红,叠焰蒸霞接碧空。
昔送英雄倾热血,今迎游客醉春风。

踏青所见

三月风光最可人,芳枝朵朵启红唇。
花丛淑女挽花笑,不嫁檀郎欲嫁春。

首降春霖

久旱甘霖万物萌,农林牧副亦相宜。
春花春草春人醒,皆属昨宵青雨滋。

东坡河放生

东坡河畔夏蝉鸣,宝地生辉锦绣呈。
十万鱼苗游水面,放生祈福好心情。

咏霞洞新姿

浮山岭下换新容,古荔园中荔火红。
沙琅江畔添锦绣,霞洞今朝气象雄。

春分祭祖有感

博陵崔氏礼春祠,祭祖情牵酌酒卮。
马岁腾祥凝瑞霭,皇昌祚永衍鸿禧。

雪梅

一树梅花点点红,冰肌玉骨透玲珑。
争奇斗艳无它念,独伴寒天傲雪风。

七律·清明

冢畔归来燕语轻,街泥又上旧檐楹。
谁言此日春将暮,且看枝头绿渐盈。

雨润清明,念入春深

杨端雄

春天走到清明时节,已接近尾声。
清明,一个混合多种元素的时节。
我们可以慎终追远,缅怀逝者;又可以踏青青春,尽享春光。

细雨绵绵,雨水润泽,万物蓄势待发。
待到春风吹散乌云,雨水渐止,大地一片澄净。
我们沿着河坝缓缓前行。
河流两岸草木繁茂,岸边的一株无花树,果实缀满了枝头,半熟之间,尽显春之生机。

来到松木岭,家人已平整好土地,种上了新一造的生姜。
姜地错落有致,上面铺上了芒草,防止杂草蔓延,又是一季充满希望的期盼。
我的心思落在几棵老茶树上,祖母说那是云南大青茶,生产队时期就已种植。
曾经,家里食茶就来源于此。
孩童们满山奔跑,追逐彩蝶,快乐得像山林里自由飞翔的鸟雀,妻子跟在孩子后面,看山看水看热烈的春光。
我来到茶树生长的地头,老茶树上的抽芽,鲜嫩得如同春天里的鸟雀,妻子跟在孩子后面,看山看水看热烈的春光。
我用镰刀清理了旁边的杂草,摘下叶芽,尽管不多,配些黄牛木叶、枫叶、桃金娘叶、番石榴叶,又可以炒制清明五味茶了。
如今炒制五味茶的家庭越来越少了,时代走得飞快,很多东西渐渐被遗弃。
不过于我,每至清明,依然心心念念,不仅是为了了一口独特的五味茶,更重要的是留恋家乡的味道。

从松木岭下来,妻子在河流两岸寻找一种时令野菜——野艾蒿,春天里,用野艾蒿来做艾糍(有些地方叫青团),是家乡的习俗。
野艾蒿是菊科蒿属的植物,它的叶子比较小,还有一种艾,叶子比较大,那个叫蕪艾,适合做艾绒,而小叶艾则适合做艾糍。

春天吃艾糍,是四季中独有的滋味。
艾糍的做法,流传已久:掐艾蒿的嫩尖,清洗干净,趁着鲜嫩之时,放到开水面煮。
煮烂即可,判断标准就是用手捏,感觉艾叶好像融化一样就可以了,然后捞出来过清水,压干水分,再放到糯米粉里面一起和团。
和粉为团后可以根据个人口感添加馅料。
家里常包是花生白糖馅儿,这种馅料的艾糍滋味绵长,最为我喜爱。
艾糍包好以后,用箬叶为托,上甑蒸,计算好时间,开盖,用手一按,如果艾糍软乎乎了,那就熟了。
艾糍色泽碧绿如玉,口味清新淡香可回甘,食之欲罢不能。
“清明食艾,无灾无碍”,民间食艾糍的习俗,由来已久。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提到艾草,说民间“春月采嫩艾做菜食,食俗载道的传统。”

不过,我对于春天里另一种翠绿野菜——荠菜,则更为钟意。
中医认为,荠菜性味甘平,具有明目、清凉、解热、利尿、治病、和脾、消肿、平肝、止血等多种功效,是药食同源的典范。
荠菜无论

是药用还是食用,岭南春天3~4月挖采为最佳时节,此时它鲜嫩多汁,营养与药用成分丰富,味道最为鲜嫩可口。

关于荠菜的药用功效,民间还流传着一段动人的传说。
相传东汉末年,神医华佗在大山采药时偶遇大雨,便到一户农家避雨。
恰逢家中老人头痛难忍,华佗便在农户的菜地里挖了几株荠菜,连同鸡蛋一起煮了给老人食用,没想到老人的头痛病很快就痊愈了。
这件事渐渐传播开来,便有了“三月三,吃荠菜煮鸡蛋,一年不头疼”的说法,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对于“三月三,吃荠菜煮鸡蛋”这个习俗,我印象并不深刻,但是用荠菜来煲豆腐浆粥,那绝对是记忆里无与伦比的滋味。
以前,家里做豆腐,大人总会给我们煲豆腐浆粥解馋。
煲豆腐浆粥,可以加入米豆、红豆等配料,家庭宽裕的,还可加猪尾龙骨,那可算是粥类中的上品了。
然而,我独爱添加新鲜采摘的荠菜,豆腐浆粥的清甜,荠菜的草木味道,交融在一起,会产生一种触动味蕾的回甘滋味,令人无法忘怀。

妻子忙着采摘野艾蒿,不住赞叹艾蒿的鲜嫩,对艾糍充满了期待;我则挖起了荠菜,想着过往的味道;小孩儿捡起小石子,向着河面,打起了水漂……此刻的春天,生气蓬勃,令人沉醉。

四季轮转,各有恩泽。至于气清景明的春天,留给大地的永远是令人依恋的喜悦。

岁月的深情留白

石雪萍

翔妍老师是个老教师,个子不高,精瘦,古铜色的皮肤,留着寸头,看上去像是地上结出的一层薄霜。
不认的人,以为他将近退休了,实际上,年纪也才四十出头。
与人交谈,论及年龄外貌,翔妍总是摸着寸头轻叹,岁月这把杀猪刀,刀刀留白。
那模样,有几分滑稽。
因其性格豁达粗犷,我们又叫他“翔哥”。

翔哥的严格是出了名的,然而,那天,我却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他。
那天我值日,赶到学校门口的时候,翔哥已经提前到达岗位了。
他脸上挂着浅浅的笑,跟到校的师生亲切地打招呼。
学生渐渐多了起来,低年级的“小迷糊”,睁着惺忪的睡眼,亦步亦趋地跟在家长的身后。
到了校门口,家长把书包挂到孩子的肩膀上,叮嘱一番,站在原地,恋恋不舍地目送。
翔哥催促道:“请家长尽快离开。”
不理解的人,以为翔哥不近人情,只有我们都知道,家长的不舍往往是导致孩子不安心的因由。

突然,一阵稚嫩的笑声,像一串跑调的音符,打乱了整齐有序的合奏。
循声望去,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生,正哭喊着抱紧妈妈的大腿不肯撒手。
年轻的妈妈耐着性子,跟孩子讲道理,无奈,孩子半句话都听不进去。
孩子的妈妈急着上班,脾气慢慢急躁起来,硬硬地把孩子拉开。
这时,翔哥走过去,蹲下来,变戏法一样掏出一个棒棒糖,笑着说:“来,不哭,老师奖励糖果。”
那孩子一看,眼睛就挪不开了,哭声也小了。
翔哥顺势说:“让妈妈中午第一个来学校接你好不好?”孩子接过糖果,让妈妈再三保证,才一步三回头地走进校园。
我由衷地钦佩翔哥的好方法。
翔哥笑着说:“我每天带点小孩子们喜欢的小玩意,有些孩子刚入学,有焦虑情绪,需要安抚,慢慢就好了。”
我们正说着,有个家长一手提着黑色的大包,一手拿着一根冰球棒,要随孩子一起进学校。
翔哥看了一眼家长旁边的孩子,帮着家长把袋子和冰球棒拿下来,交给孩子,说:“孩子能做的事就交给他们做,他们要学会独立,不能什么都让家长包办。”
见家长还是不放心的,翔哥说:“要学会放手,要相信孩子,他能行的!”翔哥说完,看着身高几乎与家长持平的学生问:“行不行?”学生毫不犹豫地点头:“行!”看着渐行渐远的孩子,家长的脸上露出了愧疚而欣慰的笑容。
我看着翔哥,他头上的白发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闪着明亮的光。

悠悠时光,翔哥头上那根根挺挺的白发,是岁月赐予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的深情留白。

被热浪裹住时,曾想借风飞向云端

高伟航

广东夏天总是来得悄无声息,仿佛温水煮青蛙,气温在静默中累加,直到某天瞥见角落里堆着的、许久不曾碰过的长袖衣衫,你才终于敢承认,今年的夏天是真的来了。
大街上行人裸露的小臂,无形的热浪扭曲平常景色,在确认夏天来临那一刻平凡街景骤然改变,散发出浓烈的油彩似的橘黄,像一幅未干的油画,似乎还能看见上边密密麻麻的细碎笔画痕迹。
风里裹着潮湿热气,吹在皮肤上留下一层薄薄的黏腻,提醒着我这不是错觉,夏天已来。

大街边绵延向前的梧桐老树顶着翠绿的泛金的层叠耸翠的树叶,远远眺望,像厚实柔软的碧绿海浪。
骑着摩托的人们不知何时开始整齐排列在树荫下避暑,或焦躁或平静地摆弄手机等待绿灯亮起。
外卖员时不时点击滑动夹在支架上的手机。
母亲双手紧紧握着车把未曾放松,眉眼间满是谨慎,身后的男孩踢踏踢踏小腿,鞋底蹭过摩托的踏板,发出轻微的嗒嗒声,他

全然不在意母亲的紧张,也不关心红绿灯的倒计时,双眼定定地望向街口便利店门下的橘猫,那只猫蜷缩成团,眯着眼,尾巴伸出阴影外,被光照得发亮,懒懒的,这闷热的夏天和来往的车流都与它无关。

等待时阳光炙烤着皮肤微微出汗,行驶时,拧动油门时幅度越大,迎面扑来的风也越大,我好像驾驭了风,像随手调节风扇档位一般,掌控着这阵不知从世界哪一角吹来的自然之风。
我是一个很拼命的人,但当我真切意识到自己可以操纵风时,我产生了制造狂风的念头,我渴望一阵巨大的迅猛的狂风将我从那炎热烦闷的大地上吹起直到飞到那不可及的云端。

可那念头也只在油门拧到最大的一瞬间出现,便倏地消散了,像被滚烫热风瞬间蒸发的汗珠,悄无声息不留痕迹。
现实是,我依旧行驶在被太阳烤得发软的柏油路上,轮胎碾过路面的细微裂纹,发出规律沉闷的声响,破旧的发

动机依旧叫嚣着,风确实在耳边呼啸,却没能把我带离地面半分。

世界依旧闷热、黏稠,有条不紊地运转着,没有谁被风卷上云端,没有谁能轻易逃离重复的日常。
路过一家老花店,门口摆着几摞扎好的花束,花瓣被阳光晒得微微发蔫,像被揉过又勉强展平的绸布。
花香被热风带来,似乎吮饮了一小口滚烫的鲜花茶。
烦躁心情被花茶冲散,油门缓缓放慢,风势变得缓和,摩托车的引擎声也低了几分。
路边梧桐叶被风吹得晃悠,暖光透过叶隙洒下来,在柏油路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似乎行驶在“红毯”上,像一场无声的欢迎仪式,没有观众,没有掌声,只有风和树叶的陪伴,我讨厌和人打交道,这场迎新会很对我的胃口,让人足够安心。

我想不必真的抵达云端,能这样独自驾驶一阵风,在滚烫的城市里穿行,偶尔产生一点不切实际的妄想,就已是夏天独有的温柔了。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紫萼凝香 张磊摄